山海寻梦

只为稻浪千重来香远

本报记者 马洪超 张淇

秋收时节，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嘎什根乡的连片稻田迎风铺展，丰收在望。

镇赉县曾因农田盐碱重、内涝多等原[illegible]吉林[illegible]是[illegible]家团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努力。

技术员来了

大规模秋收前，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巍和团队陆续对今年试种的137个水稻品种和2230份育种材料进行比较分析。有的产量高，却容易倒伏；有的茎秆挺直，产量却稍逊一筹。尽管已接续研究近40年，要选出一个耐盐碱又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仍不是件容易的事。

2014年，30岁的马巍来到镇赉县嘎什根乡。那时，乡里已经种了20多年水稻，村庄周围是连片稻田，但不同地块的盐碱程度差异较大，适宜种植的水稻品种也不尽相同。马巍到来后，把耐盐碱品种筛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每年春天，他和团队将水稻所选育的品种和苗头材料带来，在这里播种、育苗并移栽到试验田里，夏天调查长势，秋天收割测产，逐一比较抗病性、抗倒伏能力以及产量和米质。

“选育出一个水稻新品种一般需要七八年时间。”马巍说，一个品种能否适应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还要经过不同年份、不同地块的反复试验。

吉林省西部分布着大片苏打盐碱地。镇赉县河湖泡沼众多，农民过去偏好种旱田，因为缺少完善的引排水工程，农田极易内涝减产。1988年，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专家李学谌带着郭晞明、隋鹏举和那时刚刚硕士毕业的赵国臣来到嘎什根乡，探索引水种稻、以稻治碱。

“一进村，我的心就凉了半截。”郭晞明回忆，当时村里多是土坯房，大片土地泛着白碱，“当地政府曾组织农民试种水稻，却连育苗关都没闯过”。

农民不敢轻易试种，种子、化肥要花钱，育苗还得搭棚，万一种不成，一家人的日子怎么办？郭晞明说，当时他们挨家挨户动员，没少吃闭门羹。后来，乡里找到农民胡国学，承诺若有损失会给予补偿，请他拿出两亩地带头试种，事情才有了转机。

有了田，还得教会农民种稻。郭晞明说，当时李学谌带着大家编写《水稻作业历》，把一年里该干的农活按时节列出来，并叮嘱“给农民看的技术手册要说农民话”。于是，“公斤”“克”等换成了“斤”“两”等叫法。

盐水选种需要控制浓度，农民不懂比重怎么办？科研人员想了个简单的办法——往盐水里放一枚新鲜鸡蛋，浮出水面的部分有5分硬币那么大，浓度就差不多了。

为了把印好的资料送到农民手里，郭晞明骑着自行车来回奔忙。育苗期间，他和隋鹏举每隔3天左右便要走遍负责的4个村，逐户检查苗床。到了床土调酸、浸种等关键环节，先选一户农民现场示范，晚上再到村小学讲解。赵国臣负责品种试验。最初带来的20多个品种，既要比较耐盐碱能力，也要观察成熟期。经过连续试种，编号“89—45”的材料表现较好，后来定名为“长白9号”，逐步在当地推广。

当年秋天，胡国学家的两亩田收上了稻谷。乡里给这4名科研人员奖励2.4万元，他们将钱交回水稻研究所用作科研经费。

村民的态度也变了。农户摸准了技术员进村的日子，便提前在路边等着，孩子远远看见自行车，便喊“技术员来了”，村民迎出屋，争着请他们先去自家看苗。

农民的信任，在一次次田间试验和一个个新品种中建立起来。作为在嘎什根开展科研接力的第四代工作者，马巍发现，农民不仅盼着多打粮，还希望稻米能卖上好价钱。近些年，他和团队更加注重筛选高产优质品种。经过多年试验，“吉粳816”逐步在当地推广，2026年已占嘎什根乡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

“大家都喜欢他”

“他是个受欢迎的农业专家，大家都喜欢他”“他大老远地来我们这搞研究，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向土地要粮食是有限的，向科技要粮食是无限的”……聊起马巍，75岁的镇赉县大屯镇大官村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任志国夸个不停。

马巍初来嘎什根乡时，曾因为年轻受到质疑。种粮大户任志国常和他争论种法，直到一次育苗病害让大家见识了马巍的本事。当地农民花几千元买农药仍未控制住水稻病害，马巍检查苗情、调整防治办法，只花几十元便解决了问题。

选出耐盐碱水稻品种，还得有对应的种植技术。吉林西部无霜期有限，一些产量高的中晚熟品种，如果按普通办法育苗、插秧，到了秋天可能还没完全成熟。为此，马巍近几年在镇赉县大力推广早育苗、早插秧等技术。他说，这都是科研前辈多年摸索积累下来的经验。

前些年，水稻试种成功后，李学谌等人并没有离开。农民虽然学会了种稻，但田块高低不平、灌水不均，种植技术也有待提高，水稻产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郭晞明回忆，当时科研团队看中了中晚熟高产优质品种“吉粳88”，但这个品种生长期较长，当地积温有限，能不能正常成熟，谁也不敢下结论。

时任嘎什根乡党委书记姜永平专程到水稻研究所求种：“我就要200斤，出了问题算我的。”为了让水稻赶在秋凉前成熟，科研人员提前扣棚、提早播种，尽量延长育苗时间，并配套调整施肥措施。2009年，“吉粳88”在镇赉试种成功，为推广中晚熟高产品种积累了经验。

2006年，第三代团队带头人侯立刚第一次跟随李学谌来到镇赉县开展培训。一路上，他看到的都是大片光秃秃的碱甸子，可走进嘎什根乡，处处是连片水田。

水稻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新的麻烦也来了——育苗需要大量床土，农民四处寻找合适的黑土；机械插秧逐渐普及，插下去的秧苗缓苗慢，又会影响生长。侯立刚说，当时他带领科研人员一起探索生物质育苗基质、钵育机插等技术，并与提前育苗、推广中晚熟品种等措施配套。

经过持续试验和推广，2012年“吉粳88”在当地种植已达60万亩。同年，科研团队形成了“一抢三替”技术，将提前育苗、中晚熟品种替代中早熟品种、基质育苗和机械插秧等措施配套应用，进一步提高盐碱地水稻生产水平。

这些技术如何真正用到农民的田里？从侯立刚手里接过接力棒，马巍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适宜当地的品种与配套栽培技术结合起来，根据不同地块的盐碱程度、土壤条件和农户种植情况，帮助农民调整种植方案。镇赉县建平乡丽华家庭农场负责人毛印华，就是一位受益者。

2015年，毛印华来到镇赉县承包盐碱地，打算改良后种水稻，没想到当年就碰了壁：1公顷地只收了200多斤稻谷，有的稻穗上只结四五粒谷。接连几年，毛印华试了不少办法，收成始终不见起色，亏了不少钱。

2019年的一天，毛印华把马巍请到自家地里，帮忙查看水稻长势。马巍发现，这块水田秧苗高矮不一，品种比较杂乱。他告诉毛印华哪些品种不适合当地，育苗和施肥该怎样调整。此后，毛印华逐步更换适宜的水稻品种，采用生物质基质育苗、侧深精准施肥等技术，收成一年比一年好。

马巍常说，农民种一季水稻，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期待丰产增收。即便一个新品种在试验田里表现好，也要经过不同地块、不同年份的检验；一项技术在小面积试验中取得成效，也要反复验证，才能放心推荐给农民。

盐碱滩变成鱼米之乡

让盐碱地种上水稻、种出高产，还不是终点。对马巍来说，如何进一步改善土壤条件，降低种植成本，让盐碱地长期稳产高产，是这些年持续研究的问题。

改土离不开水。最近十几年，随着引嫩（嫩江）入白（白城）工程、吉林西部河湖连通工程等陆续推进，镇赉县水资源条件不断改善。水能引进来了，怎样才能用得更合理？

在白沙滩灌区重点试验站，马巍和团队设计利用称重式蒸渗仪等设备，精准监测土壤水分、酸碱度和盐分变化，为确定适宜灌水量提供依据。“盐碱地水田少用水不行，多用水又浪费，需根据不同地块的盐碱程度和土壤条件确定合理区间。”马巍说。

这个试验站所在的区域，土地盐碱程度较重，过去免费给人耕种，都没人愿意要。从整地、改土到育苗、施肥，科研人员逐项研究适宜当地的技术。如今，这里的试验田水稻平均产量超过每公顷9吨，较好的地块达11吨。

看到这样大的变化，附近的农民开始留意试验田里的种法。马巍说，有农民想学技术，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就到地里找科研人员用过的肥料袋、农药瓶翻看。“实际上，盐碱地改良远不是换一种肥料那么简单，需要综合运用多项技术。”

育苗基质的改进，就是其中一项。镇赉不少地方的土壤盐碱程度较重，不能直接拿来育苗。过去，农民得四处寻找合适的黑土，有的甚至到湿地取土，费钱费力又不利于黑土保护。2008年，科研团队开始探索用农业废弃物替代传统床土，尝试利用水稻秸秆、牛粪等原料制作育苗基质。

马巍后来参与了这项研究，他们发现牛粪发酵后盐分偏高，直接用可能伤苗；秸秆与牛粪配比不合适，又会影响基质的保水、透气性能。东北春季气温低，适合其他地区的基质配方未必能直接使用。“不能停留在育出苗，而是要育出好苗。”马巍说，团队反复比较不同配方的育苗效果，逐步解决了原料处理和秧苗生长中的问题。

目前，生物质水稻育苗基质技术已在镇赉推广应用于33万亩稻田，每年可节约黑土资源近8万吨。马巍和团队还探索利用柠檬酸石膏改良剂开展盐碱地梯级绿色改良，与企业共建苏打盐碱地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推动相关技术应用。

工作内容日益增多，但每年到了育苗、插秧、测产等关键农时，马巍仍往田里跑。新品种能不能更耐盐碱，改土能不能少花钱，农民能不能用更少的水和肥获得稳定收成，都需要继续试验。

今年秋天，马巍和团队又完成了一轮品种测产。200多个参试品种中，哪些适合继续试验，哪些需要淘汰，还要逐一比较。部分表现较好的育种材料将送往海南开展南繁，来年再带回镇赉试种。

“我期盼更多耐盐碱的好品种从试验站走出去，也期盼配套技术越来越轻简、越来越高效，让农民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适宜的盐碱滩变成鱼米之乡。”马巍说。



新三百六十行

谷聪的奔跑人生

□ 本报记者 宋美倩

11月12日上午10点多，河北省石家庄市槐中路车来人往。30岁的谷聪一手拿着煎饼，一手握着豆浆，朝记者走来。刚盯完配送任务的他，从早上7点忙到现在才吃上“早午饭”。

“我这胃可‘聪明’了，什么时候干完活，它什么时候喊饿。”苦和累，被这个“95后”化作自嘲式的“欢乐”。

今年是谷聪在顺丰速运工作的第11个年头。2015年，谷聪还是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物流管理专业大三学生，到顺丰速运石家庄槐安路营业部实习。上班第一天，师傅递给他一把电动三轮车钥匙说：“今后它就是你的战友了。”

“你是大专生，为啥干快递？”同事不解，同学摇头，父母叹气。当时营业部绝大部分快递员是高中毕业，大专生称得上高学历了。同时入职的两名“95后”，不久便因吃不下苦离职了。身边人都认为：谷聪肯定也干不长。

但谷聪不这么想。“快递员职业也有不一样的精彩。”他当初报考物流管理专业，就是在为从事快递事业做准备。

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风吹日晒、雨雪冰霜。夏天，谷聪的脸、脖子、胳膊晒得黝黑发亮。冬天，在同事拍下的一张照片里，他从头到脚落满雪，活脱脱一个“雪人”。

刚开始，谷聪负责投递石家庄万象天成写字楼C座的快件，每天早上7点半开始工作，日均收发150件至200件快件，最多时300多件。因为时间卡得紧，他有时送件干脆不等电梯，直接爬楼。

谷聪记得，一位客户傍晚快7点打来电话，说有份重要合同当天必须寄出。谷聪紧急收件回来时，发现最后一班快递运输车已发往40多公里外的藁城中转场。他二话不说，开着私家车一路追到中转场，硬是把快件送上了车。“我爱这个行业，爱这个岗位，能够尽己所能帮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谷聪说。

因为勤恳和提供的优质服务，3年时间里，谷聪负责区域的收派件量翻番。那个被认为“肯定干不长”的孩子，用实打实的数据赢得了认可。2018年谷聪结婚时，他所负责片区的客户们一起给他随了2000多元的份子钱。“时间长了，我和很多客户都处成朋友了。”谷聪嘿嘿一笑。

在岗位上干久了，谷聪意识到，光有体力不够，还得有技术。他开始钻研包装技巧，并练就一手绝活：10秒内完成一个手机的标准包装；打包的易碎品，从两米高处坠落也完好无损。

2018年12月，在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快递行业专业比拼中，谷聪从50多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下个人组第一名。之后，他还获得快递行业“中级工程师”职称，这在当时还是新鲜事。“这是我干这行之前没想到的。”谷聪说，这份认可让他坚信，快递工作不仅是“力气活”，更是值得深耕的专业领域。

后来，公司把特色经济项目交到他手里，运送深州的蜜桃、满城的草莓等。谷聪常常下乡进村，蹲在果园边看包装、算时效。“水果娇气，包装差一点，到客户手里就不是那个味儿了。”他带着网点小哥一遍遍试填充、调冷链，把快递网织进农村市场。

谷聪还接手“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带着团队跑交通枢纽和酒店谈合作。服务推出不到100天，就在河北省11个城市20个交通枢纽设立了专门网点，同城寄递突破1万单。有游客发朋友圈：“轻轻松松逛河北，行装保障找谷聪。”

入行以来，谷聪一路奔跑，跑出了人们对新就业群体的尊重，也跑出了他的高光时刻——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奖那一刻，我想起了在石家庄街头奔波的每一天。这份荣誉不只是属于我，更属于千千万万奋斗在一线的快递小哥。”谷聪说。

有人问谷聪，都是先进了，咋还天天往网点跑、往地头钻？谷聪乐了：“奖章可以挂在胸前，活儿还得干在一线。不跑，就听不见客户和兄弟们说话了。”

把[illegible]

王龙博

景区NPC、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这些职业，有的已进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有的已经在景区和田间叫开，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就业选择。

对年轻人来说，选择就业新赛道，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沉下心的定力、跑得远的耐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验要积攒，标准要摸索，手上功夫不会骗人。“00后”新农人蔡智返乡种猕猴桃，起初并不在行，他就在社交平台上学、跟着老果农学、向专家请教，慢慢摸清了门道。在景区扮演李白的王浩楠，上岗第一天就被游客抛来的诗考住了，打那之后，他把诗一首一首存在备忘录里学习，如今已经能和大部分游客自如对诗。蔡智的“懂行”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王浩楠的“接得住”是一首首攒出来的。

产业发展为年轻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随着无人机应用日趋专业化、规模化，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应运而生。“00后”马俊从玩航模起步，把兴趣变成职业，学习编程算法、飞行原理等专业知识和技能。今年，他担任“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世界纪录的挑战总负责人。面对新赛道新机会，选择新职业的年轻人通过兴趣与职业的转化，沉下心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逐渐成为新领域里的行家里手，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给年轻人驰骋的底气，要靠完善的托底支撑。如果一个职业只是“有人干”，却没有身份认定、技能标准，也缺少权益保障，那么个人的努力就容易变成孤军奋战。令人欣慰的是，相关保障正在逐步落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提出，健全促进青年就业政策措施，为青年就业成长、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截至今年9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对于选择新赛道的年轻人来说，职业身份解决的是“干的是什么”，权益保障解决的是“干得安不安心”。

职业的“新”，不在于听起来新鲜，而在于每个名字背后，都对应着一项真实的需求、一条正在生长的产业链、一套不断完善的保障、一群愿意下功夫的人。期望选择新职业的年轻人，不是盲目闯荡，而是在产业发展机遇里，把“可能”变成“可以”；不奢求“一蹴而就”，而是边干边学；不把“新”看作捷径，而是当成一条练本事的路；不等路铺好再走，而是边走边把路踩实。

新职业的清单还在更新，产业链的纵深仍在延展，权益的保障网也在织密。年轻人要做的，就是练就真功夫、掌握真本事，稳步蹚出属于自己的路。

本版编辑 王 琳 曾诗阳 美 编 高 妍